



不曾改变的呼吸

名家名作·译丛

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

谢倩霓

不曾改变的呼吸

少年名画出版社

我 们 倡 导 天 性 率 真 的 阅 读 与 成 长

ISBN7-5324-7020-2 / I·25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曾改变的呼吸/谢倩霓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8

(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

ISBN 7-5324-7020-2

I . 不... II . 谢... III .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 I287.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79798号



不曾改变的呼吸(精)

谢倩霓 著

赵晓音 钱黎 装帧

责任编辑 周晴 梁燕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陶立新 责任监印 万友明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编:200052

易文网:www.ewen.cc 少儿网:www.jcph.com

电子邮件:postmaster @ jcph.com

印刷:上海市印刷四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875

2006年新1版

定价:1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为小孩子写大文学

这套丛书的缘起还得从上海说起，上海是一块神奇的土地，百年来急促的城市化、商业化、传媒化、娱乐化脚步催生了沪上近、现代文学的枝叶繁茂。回望中国近、现代文学，乃至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上海是一座文学“重镇”，一口审美的“深井”，一块思想与艺术的“高原”，儿童文学恰是其中一丛绚烂的“七色花”。百年悠悠，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在这里酝酿、探索、起航，域外的儿童文学经典在这里成系列地译介、刊行，江南厚实的文学传统在这里不断地被重新“发现”，使得上海儿童文学的容涵度大大超越了上海的地域概念，成为一种与城市化、全球化、民族化等当代思潮贯通的，也与域外现

代、后现代各路文学流派互动的创作群落概念，逐渐彰显出文学性格与文学类型的意义。

诚然，上海开埠以来，中西、古今文学的交蒸，使得儿童文学阅读、创作、批评的眼界大开，境界突兀，吸引了一批批怀揣文学梦想的少年、青年作家在这片园地里晨操暮练、奋力跋涉，一步一步成就他们心头的梦想，鸡鸣天下白，卓然成大家。童心稚趣主题的创作与出版成为一代代沪上文学新人的“启蒙课”，成为他们漫漫文学旅程中的大智慧与真欢乐。在上海百年儿童文学创作的长河里，有一位作家，一位长者，一位导师，让我们不能忘怀，他就是陈伯吹。陈伯吹，从 1923 年创作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开始，到 1997 年驾鹤西行，对儿童文学，对上海，他一往情深，矢志不移，他一直守护在上海这片儿童文学的沃土上，编织着他珍爱的儿童文学梦想，也只是因为战乱、奉调两次短期离开过上海。如今，他已经成为我们心中一尊高大的儿童文学背影，一份沉甸甸的儿童文学承诺。他将毕生的挚爱都献给了一个信念——为小孩子写大文学。1981 年，他倾其一生的积蓄创立了“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最初为“儿童文学园丁奖”），以褒奖上海的儿童文学佳作嫩苗、高士新人，25 年过去了，这个奖励滋养了一大批儿童文学菁英，还培育了一种纯真的、优雅的、纳新的当代儿童文

学的性格与风范。

毋庸置疑，上个世纪 30 年代京海之间学人们意气纷争的阴影，“大一统”的文学版图意识、50 年来流行的抗拒城市化的乡土文学优越感，使我们常常回避城市创作群落与风格的价值与意义。然而，当我们置身于历史与全球化的视野之中，重新审视文学的境界、性格划分，我们就会有全新的理解。诚然，文学性格的第一分野在时代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题与胸襟，如今文学时代的划分越来越短，历史上“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尺度被大大缩短，文学的代际更迭已经缩小到 10 年，甚至更短，但就思想与文学的双重拓展意义而言，风物还宜放眼。第二分野在创作语言，它是一种源于国家、民族，又超越国家、民族的划分，其品质差异在创作语言的文化质感、容涵力、表现力、穿透力等基础，如文献学中英语文学、德语文学、俄语文学、法语文学、华语文学、日语文学的划分。第三分野在文学的国别（本质上也是一种区域划分），它的差异在国家政治意志、主流思想意识、民族传统与智慧的不同投射，它是当下抗拒经济全球化的文化趋同性销蚀，维护文化多元化的宝贵的文化自觉。第四分野在区域与作家群落，是最鲜活、最富有坚实土壤感觉的文学性格，它与区域经济、文化、习俗的沿袭和变迁息息相关，也是构成国家、民族文学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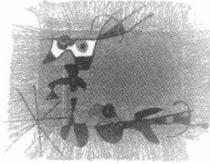
的根脉与基石。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与区域文化性格迥异而鲜明的国度，又岂能一以概之。而且，就文学性格的发生学而言，时代、语言、国别只是外在的前提，区域与作家群落才是内在的文学性格主体。因此，一位作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将自身的创作定位于某种区域文学的类型，绝不是一种屈尊，而是一种根深叶茂的升腾。

由陈伯吹以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所培育、倡导的阅读与创作的品质、性格是什么呢？首先，他以“童心论”为理论内核，培育、倡导一种天性、率真的文学基调。其次，他以自身的创作实践培植、示范一种纯真、隽永的创作风范，他自己的作品犹如“丝竹悠悠”，极有韵致。其三，他一方面重视域外儿童文学的借鉴、学习，比较与包容。无论是东洋还是西洋，都主张大力引进、译介；另一方面，他也十分注意江南文化的底蕴培育与根脉滋润，努力建构海纳百川、融通古今的区域文学性格，以此来吸附、凝聚各类文化性格的创作群落。由此看来，陈伯吹对于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来说，是一团跳跃的烛火，是一把丈量艺术品质高下的标尺，是一面映照心灵清浊、纯杂的精神明镜，当人们面对他生活的儿童文学时代，无法回避他的眼光与观念，这就是我们策划、出版“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的动因和归依。

另一重动因源于儿童文学的“现代性”与“当下性”（或许当下儿童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的迷茫、迷失还不能构成一种文学史意义上的“阶段性”）的断裂与冲撞，百年阅读、创作、批评形成的儿童文学审美规范近 10 年间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颠覆，儿童文学流变中的厚实沉淀被轻率消解、抛弃。在这种消费主义、娱乐至上的世俗化潮流面前，陈伯吹以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所倡导、实践的儿童文学创作规范也同样受到了挑战，作为一种对儿童文学品质的坚守，一份对世俗潮流的抗争，我们想到以陈伯吹的名义推出这套具有当代上海性格，坚守现、当代儿童文学审美价值的丛书。我们不反对文学创作、阅读、鉴赏的多元化，但是，我们有责任为儿童文学的美学传统辩护，为陈伯吹的文学主张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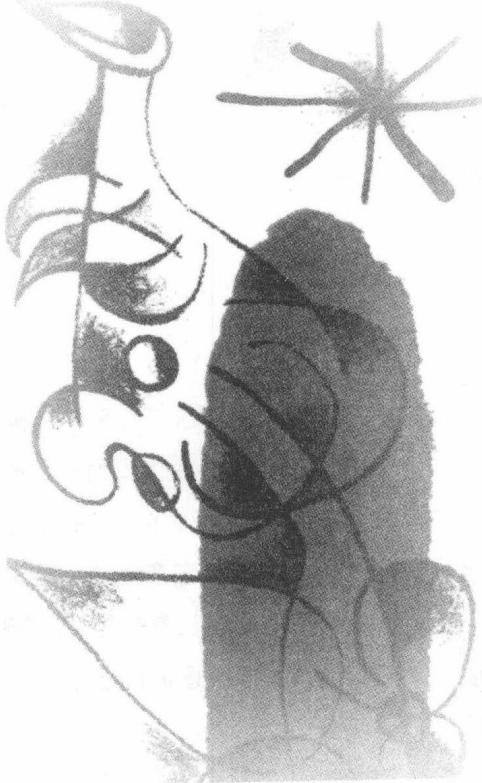
亲爱的少年读者，感谢你关注、阅读“陈伯吹儿童文学桂冠书系”，但愿它能归入你的珍藏，在各个年龄阶段里不断地被重读。因为好的儿童文学是“无年龄的文学”，也因为陈伯吹爷爷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都需要童年般的“纯粹”和“真诚”。时代会变，这一点永远也不会变。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 年 6 月 1 日



目录

不曾改变的呼吸	2
穿越而过	18
日子	34
星语心愿	48
初离家门	62
阳梅,我们擦肩而过	76
小镇上的“战争”	96
一片湖	112
野百合也有春天	122
草长莺飞时节	162



不曾改变的呼吸

2

—

不曾
改变
的呼
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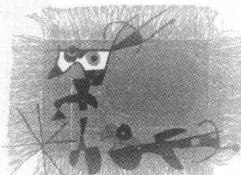
自己竟然能与陈羽飞成为同桌，李红艳真是喜出望外。

陈羽飞，一听名字就知道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像轻盈的羽毛一样漫天飞舞，多么浪漫，多么富有魅力啊！哪里像自己的名字，李红艳，要多俗气有多俗气。据说生她的时候，家里院子里的鸡冠花开得正旺，红艳艳，肥嘟嘟，爸爸随口就给她取了个“红艳”的名字，还很得意地说：“女孩子叫红艳，蛮好听的。”

院子里长鸡冠花的家，当然是乡下的那个家。现在那个

家里，只剩下爷爷奶奶了，李红艳和爸爸妈妈，差不多半年前就从乡下搬到了城里。

李红艳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书包放到新座位





上，坐下以前，对陈羽飞讨好地一笑。

陈羽飞嘴角动一动，算是回答。

陈羽飞原来的同桌随父母出国了，一直一个人坐在最后面的插班生李红艳就幸运地补了空缺。

对于陈羽飞的冷淡反应，李红艳并不在意。她相信妈妈的话：以心换心。从小，妈妈就一直这样教导她：好好地对待别人，人家也会好好地待你的。

对于妈妈，还有爸爸，李红艳都是很迷信的。她的爸爸妈妈都是高中毕业生。在以前的乡下，高中毕业生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李红艳的爸爸妈妈能够发财。他们是靠养水产发的财。发了多大的财，李红艳不清楚，反正她家在城里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大房子，李红艳也交了一大笔转学费，插班到现在的这所中学念初二。

坐在陈羽飞的身边，不时偷偷地看一眼她洁净细致的侧面像，李红艳真是觉得非常快乐。自己终于有同桌了，而且是这么出色的同桌！李红艳并不太在意陈羽飞对自己的冷淡，谁让自己身材粗粗，皮肤黑黑，穿着打扮一点也不入流呢。不过，自己一心地对陈羽飞好，她最后总会对自己也好的吧！

一下课，李红艳还未来得及开口说一句话，陈羽飞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一样飞离了座位，她飞到最后一排齐力的座

位边，毫不掩饰地大声说：“阿齐，周末我们去钓虾好不好？”

李红艳怀疑自己听错了。钓虾？钓虾有什么好玩的？而且还要大老远地跑到乡下去呢。

阿齐，也就是齐力，他是班上的体育委员，是班上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夸张地耸耸肩膀，说：“钓虾？哪儿有虾啊？是坐火车到乡下去还是乘飞机到海边去？”

陈羽飞娇嗔地在齐力手臂上拍一下：“真是老土！绿女神饭店最新引进的休闲项目都不知道！就在饭店底层啦，人造大水池，里面放的是泰国沼虾，个儿很大的，很好钓。钓上来的虾，可以在饭店当场加工，当场品尝，是不是很过瘾？”

“这主意听起来还不错，算上我。”赵天说。赵天是齐力的同桌。

李红艳知道，他们几个，另外再加上几个次要人物，是班上的一个小圈子。他们成绩灰不溜秋，在班上却极有市场。他们是班里的时尚谍报员，所有最新的流行，最新的“星”闻，都是从他们嘴里传播出来的。而陈羽飞，是这个圈子里的精灵。

有时课间，远远地看着陈羽飞像一片真正的羽毛一样快乐地舞动在教室的每一个角落，李红艳会非常迷惑。以前在

乡下，成绩是最重要的，所以，家里穷得叮当响但成绩优异的左朴能够一直占据班级甚至年级宠儿的宝座（他现在不知道好不好？李红艳有时候很

不曾改变的呼吸





想念他)。

而在这里，成绩优秀的同学当然仍是班里的宝，但他们沉默寡言，除了考试或参加什么竞赛，平常的日子他们并不引人注目。反倒是陈羽飞他们一伙，是枯燥的两点一线生活里的亮点呢。很多同学都愿意在课间跟他们打交道，听他们说今年的秋天将流行什么，王菲和谢霆锋闹姐弟恋等小道新闻。有一次，邻班的两个女孩为王菲到底大谢霆锋几岁争论不休，来找陈羽飞，陈羽飞非常权威地说：“11岁！”那气派，那架势，唉，真是让李红艳满心地羡慕。

下午最后一节自习课上，李红艳忍不住轻声问陈羽飞：“你们明天真的要去钓虾吗？”

陈羽飞有些意外地看她一眼，说：“是啊，我们每个周末都要出去休闲的。”

“休闲”这两个充满情调的字眼终于使李红艳下定了决心，她说话变得有点结结巴巴：“我，我想去看你们钓虾，不知可不可以？”

看着李红艳满脸的羡慕和惶恐，陈羽飞嘴角浮起一丝含义不明的笑容：“你？可以呀，随便。”

李红艳拿不准陈羽飞到底是高兴她去还是不高兴她去。但不管怎样，她答应了，李红艳因此非常感谢她。

二

说实话，到城里几个月以来，李红艳一直过得很不快乐。在班里，她没有一个朋友，她一直一个人坐在后面，连找个说话的人都找不到。班里的女生各有各的圈子，每一个圈子都牢不可破。她插不进任何一个圈子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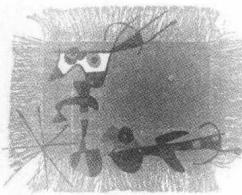
课间独自坐在座位上的时候，李红艳的思绪有时候会突然跳到以前乡间的教室里去。那时候李红艳经常眉飞色舞，女孩子围着她，争着看她戴着的会叫的电子手表，或者新奇好看的玩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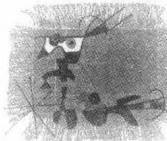
李红艳一向是很大方的，任何人都可以试用她的新东西。有时传来传去，弄丢了，李红艳虽然很心痛，却也并不责怪谁。不过，左朴是很少加入这种试用的行列的。有时李红艳特意将一支好看又好用的圆珠笔送给他，他只是笑笑，却不肯收下。这时李红艳就会骂他：“死脑筋！”左朴也不生气，仍旧只是笑笑。

有时候呢，女孩子围着李红艳是问她数学题。李红艳以前的数学是学得非常好的，成绩仅次于左朴。她甚至与左朴一起代表学校到县里去参加过一次数学竞赛呢。

不过现在，她的成绩有点跟不上趟了。这里进度不一样，老师的教学方法也不一样。

有时老师一高兴，讲起城里话来，李红艳更是听都听不懂。反正，李红艳觉得现在的自己的脑子就像是塞满了稠稠的糨





糊，搅都搅不动。

自己以前竟然是班里的数学尖子之一，这件事想起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李红艳很重地叹了一口气。

这时候的李红艳是坐在家里的阳台上，手里拿着书，却并没有看。

星期六的早晨很安静，似乎整个住宅区的人都在睡懒觉。阳光已经出来了，在离阳台一点点远的地方快乐地流淌着。

妈妈正在踮着脚尖晾衣服，听见她叹气，回过头来问她：“艳艳，怎么啦？”

李红艳说：“没什么。”想了想又说：“我下午要出去，跟我们同学去玩。”

“跟同学去玩？艳艳你在班里交上朋友啦？是男的还是女的？”

妈妈兴奋的神情令李红艳感动。她知道，其实爸爸妈妈一直很担心她。妈妈甚至想将她再送回乡下去。“还是乡下人好，待人实在。”妈妈说。但爸爸不同意。爸爸是这样说的：“一个人不可能总是躲在角落里，总是要走出来的。迟出来不如早出来。”

李红艳回答妈妈刚才的话：“男的女的都有。领头的是个女同学，很时髦的。在班上很有地位。她现在是我同桌呢。跟我关系很好的！”说到后来，李红艳不知怎么吹起牛来了。

她的脸有一点红起来。

妈妈没注意到她的脸红，她一迭声地说：“这就好这就好！时髦的城里女孩都懂事，见识广。你要多跟她学学。”说着，妈妈从口袋里摸出一百块钱来：“带点钱在身上。城里的孩子，花钱都很大方的，不要让人小瞧了你。”

临出门时，李红艳又在自己平常存下来的零用钱里再拿了一百元。绿女神饭店她是知道的，一座带后花园的四星级酒店，李红艳从来没有进去过，不知道里面是怎样的花费。还有什么泰国虾，一定也很贵吧。总之，多带点钱在身上，可以壮胆，以防第一次就在陈羽飞他们面前丢丑。

三

李红艳特意比约定的时间晚去了一刻钟，因为她害怕一个人呆在陌生又高雅的地方。

迎着他们走过去时，李红艳感到自己脸上的笑有点像是刚在冰箱里冻过，又平板又僵硬。齐力首先发现了她，他毫不掩饰地“咦”了一声。这一声“咦”引来了所有人的目光，目光里全是惊奇和意外。

李红艳尴尬地停住了脚步。陈羽飞没对他们说我要来吗？

她抬眼去看陈羽飞，陈羽飞的脸上居然也是

不曾改变的呼吸

